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徐霞客游记

刘虎如 选注
王美英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 | 崇文书局

徐霞客游记

卷二

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徐霞客游记

XU XIA KE YOU JI

刘虎如 选注

王美英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霞客游记 / 刘虎如选注;王美英校订. —武汉:崇文书局, 2014. 8

(民国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5403-3441-3

I. ①徐… II. ①刘… ②王… III. ①游记—中国—明代 ②历史地理—中国 IV. ①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390 号

民国国学文库 徐霞客游记

出版发行:崇文书局
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

印 制:武汉福海桑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145×210 1/32

印 张:4.5

版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3441-3

定 价:12.00 元

法律声明: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,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: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总 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遽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

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

宋。丛书凡 60 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 20 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 30 册 300 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已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绪言

千古奇人，千古奇书

秋空净无极，兀兀片云孤。不与风同驶，遥令雨自苏。
卷舒如有约，尺寸岂随肤。我欲神相倚，从之径转无。

为霆并为电，弥天总是云。谁能绘霄汉，了不作氤氲。
捧日开朝霁，飞霞散夕曛。此中无一系，何处着纷纷。

出岫何幽独，悠然颺碧空。遥分秋水影，忽度夕阳风。
长天不留迹，冷月若为容。归宿应何在？崆峒第一峰。

彩霞竟何往？苍狗自徜徉。出没千峰迥，夷犹一壑长。
鹭飞难作伴，龙跃岂相忘。不待为霖日，方令天汉章。

卷舒有妙理，谁云倦始还。垂天宁幻态，触石岂无关。
神远群俱涣，情空迹自闲。始知能体物，造化掌中删。

此五律题为《赋得孤云独往还》，明崇祯五年（1632）秋，徐霞客所作也。其词意之高妙，备极诸长。非身历其境者，何能出此？非长于写景者，何能出此？“诗言志”，吾人可观其志矣。钱牧斋云：“徐霞客千古奇人，《游记》乃千古奇书。”诚非虚语。故不惜辞费，先将此奇人奇书之崖略介绍于读者：

徐霞客之生平

徐宏祖，字振之，霞客实其号也。明江阴人，生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卒于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享年五十有六。霞客童年出就师塾，即聪颖异常，雅好奇书，博览古今史籍与輿地志，山海图经，旁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。惟恐违父母意，乃应括帖藻芹之业，非所愿也。才逾龆龀，其父遇盗，厄于别墅，霞客跣足奔救，扶持汤药者逾年。及父卒，形毁骨立，毕力丧葬，自此益厌弃尘俗，欲探奇于名山大川，因有母在，不敢请。其母王氏反劝勉之，且为之制远游冠，以壮行色，自此蹇卫芒鞋，无停撤矣。

其游也，可分为二时期：先以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“自言万历丁未（1607），始泛舟太湖，登眺东西洞庭两山，访灵威丈人遗迹。自此历齐、鲁、燕、冀间，上泰岱，拜孔林，谒孟庙三迁故里，峰山吊枯桐，皆在己酉（1609）。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，还过此中，陟华顶万八千丈之巔，东看大小龙湫以及石门仙都，是在葵丑（1613）。惟甲乙之间私念家在吴中，安得近舍四郡。秣陵为六朝佳丽地，高皇帝所定鼎也。二十四桥明月，三十六曲浊河，岂可交臂失之？迨丙辰（1616）之履，益复远：春初，即为黄山白岳游；夏入武彝九曲；秋还五泄兰亭，一观禹陵窆石，系缆西子湖，又将匝月。丁巳（1617）家居，亦入善权张公诸洞。登九华而望五老，则戊午（1618）也。抵鱼龙洞，试浙

江潮，至江郎山九鲤湖而返，则庚申（1620）也。以辛酉壬戌（1621、1622）两岁历览嵩华元三岳，俯窥瀛渤，下溯潇湘，齐州九点烟，尚隐隐如指掌间。忆所遇异人，如匡庐之慧灯禅师，终南之采药野人，太华之休粮道者，了无风尘色相，至今犹在目中也。”（见陈函辉《徐霞客墓志铭》）是为第一时期。

迨天启五年（1625）其母病卒。“至服阕慨然曰：‘昔人以母在，此身未可许人也。今不可许之山水乎？’遂再拜辞两尊人墓下，不计程亦不计年，旅泊岩栖，游行无碍。”

（见陈函辉《徐霞客墓志铭》）是为第二时期。历游浙、闽、赣、楚、粤西、黔、滇各处。而陈志更有“出石门关数千里，至昆仑，穷星宿海，登半山，风吹衣欲堕，望见外方黄金宝塔；又数千里，复策杖西番，参大宝法王”等语。吴国华作圹志铭，亦以为霞客之游，“最奇者，晚年流沙一行，登昆仑天柱，参西番法宝，往来鸡足山中，单装徒步，行十万余里，因得探江河发源，寻三大龙脉。”至于唐泰所作之《天游曲》，末首亦云：“掉头寸寸是天涯，拨破重云去路赊。万里砥平无碍阻，更遵《禹贡》入流沙。”按《禹贡》之所谓流沙，即张掖居延泽也，是则霞客之游，不特入川入藏，且曾一度及于甘肃北部与内蒙古地方矣。然据丁文江所作《徐霞客游记》一文观之，则又有未尽可靠者。丁氏云：“钱牧斋所做的《徐霞客传》，辞意与陈志大概相同。陈、钱都是先生的朋友，传志是先生卒后数月内做的，其中

的事实应该是千真万确。由此看来，先生不但到过四川，而且到过青海、西藏了。但是细细考起来，游记上绝对没有游川藏的话。而且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九月以前，先生的游迹，有记可考，万无能到四川的理，不要说西藏昆仑了。况且其他的事实也与传志不符：第一，静闻死在广西南宁，在游衡岳之后。第二，先生从湖南到广西，并没有‘泛洞庭，从蜀道登岷’的事。第三，寻盘江在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秋间，而游澜沧在次年夏天，如何可以说‘由澜沧而寻盘江’。所以潘次耕说先生无上昆仑穷星宿海的事。（见《遂初堂集徐霞客游记序》）作者于民国十年在北京文友会讲演，也辩他没有到过西藏四川。但是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九月十五日以后没有游记，或者先生于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由云南到西藏四川，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”

然霞客之作滇游，止于鸡足。如陈志有云：“霞客游轨既华，还至滇南。一日，忽病足，不良于行，留修鸡足山志。三月而志成，丽江太守为饬輿从归，转侧筭輿者百五十日。至楚江，困甚，黄冈侯大令为具舟楫，六日而达京口，遂得生还。是庚辰（1640）夏间事也。”再由游记之时日征之，在游鸡足山之前，霞客固未作川藏之游也。其在戊寅（1638）五月初九日之后与八月初七日之前一段时期乎？（因此段时期之游记已缺）然是年十一月八日霞客在昆明箬竹寺之所记有云：“盖余初意欲从金沙江往雅州，参峨嵋。滇中人皆谓此路久塞，不可行，必仍假道于黔而出遵义。余

不信，及濒行与吴方生别；方生执裾黯然曰：‘君去矣！余归何日？后会何日？何不由黔入蜀，再图一良晤。’余口不答，而心不能自己。至是见体空诚切，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。”是则以前并未入川明矣，遑论作藏游乎？

然而陈志有云：“霞客于峨嵋山前作一札寄余；其出外番分界地，又有书贻某宗伯。并托致余。书中皆言其所历涉山川诸瑰状，并言江非始于岷山，河亦不由天上。”然则霞客虽未曾入西藏，固已入川参峨嵋矣。故丁文江又云：“拿游记的证据来比陈志、钱传，当然游记可信，陈、钱不可信。然则先生终究没有到过西藏。但是重庆离峨嵋不过六七百里路，先生就是从遵义到重庆回家，不难向西一游。”所惜者《江源考》已非全文，否则吾人必可由此得一较明确之证据也。

徐霞客之家系

宋开封尹纲者，扈跸南渡，子孙俱誓不仕元。至明朝，本中以人材征使蜀；景南出粟助边赈饥；故皆膺国命之荣。景南生颐，以六书拜中翰，与其弟解元荆州守泰并以才名耀仕籍。颐生元献，元献生经，父子俱魁南榜。经生洽，官鸿胪簿。洽生衍芳，赠光禄丞。衍芳生有勉，是即霞客之父也。有勉别号豫庵，年十九，兄弟析产，乃以室之正者逊与伯氏，而自取其偏，节衣节食，稍有赢余，辄表章所居，好花木泉石，为园以自隐。晚年避盗，堕河而蹙，行必藉杖。

梁溪秦中丞侯给谏闻其风而悦之，造见，乃深匿丛竹中；俄而乘扁舟入太湖遁矣。霞客每待之，辄谓“是儿眉庭霞起，读书好客，可以竟吾志，不愿而富贵也”。

霞客母王氏，事豫庵如严宾。喜种豆，满架蔓施，绿阴云簇，秋至，豆熟亦累累可观。剪芸疏溉，场圃洁拭，皆亲为之。豆架之下，纬车轧然，故其同邑夏树芳《秋圃晨机赋》有云：“豆花棚下，插架编蒲，栽薯语，植矐姑，树蹲鸱，烹落苏。碧云台榭，其乐婆娑！若乃秋露溥溥，凉飏飒飒，野外时闻乎捣素，金井忽飘乎梧叶。缣此女工，御寒尤切，调织妇之弄梭，试田家之踏碁。晨鸡乍鸣，晓钟初歇，札札乎杼韵之动微风，轧轧乎机声之落残月。”此情此景，盖写实也。豫庵生三子，胸中不免有嫡孽之眚，徐母尽为锄之。生平见巫覡如见鬼仇，见饿人则必饱之乃快。且节俭异常，霞客尝欲为母新舍，其母使之一新祖父碑像。霞客有五岳之志，母为束装，戒之曰：“第游名胜归，袖图一一示我；游未竟，我不啮指。去亡害，卯孙在可伴也。”由是观之，霞客之游，其父母实有以促成之耳。

关于地理之贡献

霞客之游记，非仅写景物，谈风月而已，对于山岭之来脉，江海之源流，亦未尝无所发见，其有功于地理，自不可没。兹特分述之于次：

（一）对于中国山脉之贡献 中国之言山脉者，初则有

三条四列之说；继有山河两戒之说；至昆仑三龙之说兴，中国山脉之系统方能有比较正确之观念。而霞客则又为此说之功臣也。

夫所谓三条四列说者，据翁文灏《中国山脉考》云：

“第一列自岍、岐、荆（今陕西）、壶口、雷首、太岳、底柱、析城、王屋、太行、恒山，至于碣石，为北条，盖即渭河、黄河之北岸也。第二列为西倾、朱圉、鸟鼠，至于太华；熊耳、外方、桐柏，至于陪尾（在今山东），为中条，盖汉淮与渭黄之分水岭也。第三列为蟠冢至荆山（在今湖北），内方至大别，为中条之支脉，亦约当汉淮与大江之分水。第四列自岷山之阳，至衡山，过九江，至敷浅原（今江西庐山），为南条。”

山河两戒说者，唐开元间僧一行云：“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，东及太华，逾于河，并雷首、底柱、王屋、太行，北抵常山之右。乃东循塞垣，自濊貊朝鲜，是为北纪，所以限戎翟也。自岷山、蟠冢负终南地络之阳，东及太华，连商山、熊耳、外方、桐柏；自上洛南逾江汉，携武当荆山，至于衡阳；及东循岭徼，达东瓯闽中，为南纪，所以限蛮夷也。”

至于中国山脉之始于昆仑，益松筠《龙经》已言及之，其言曰：“昆仑山是天地骨，中镇天心为巨物，如人骨脊与项梁，生出四支龙突兀。四支分出四世界，南北东西为四脉。西北崢峒数万程，东入三韩陷杳冥。惟有南龙入中国，

分宗孕祖来奇特。”至于三龙之说，则又可以明人王士珍之言作为代表。王氏有云：“昆仑据地之中，四旁山麓各入大荒。入中国者，东南支也。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：左支环阴山、贺兰入山西，起太行，数千里出为医巫闾，渡海而止，为北龙。中支循西蕃入趋岷山沿岷江左右。出江右者，叙州而止。江左者，北去趋关中脉系大散阙，左渭右汉，为终南太华，下泰岳，起嵩山，右转荆山，抱淮水；左落平原千里，起泰山，入海，为中龙。右支出吐蕃之西，下丽江，趋云南，绕沾益，贵州关索，而东去沅陵。分其一由武关出湘江，西至武陵止。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阳山，过九疑衡山，出湘江，东趋匡庐止。又分其一过庾岭，渡草坪，去黄山、天目，三吴止；过庾岭者，又分仙霞关，至闽止；分衢为大拌山，右下括苍，左去为天台四明，渡海止；总为南龙也。”而徐霞客更言：“北龙夹河之北，南龙抱江之南，而中龙中界之，特短。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，惟南龙磅礴半宇内，而其脉亦发于昆仑，与金沙江相持南下。”

翁文灏于彼《中国山脉考》一文对于三条四列说则以为“与水系关系殊不明显”；对于山河两戒说，则以为“一行言山之目的本不在地理而在天文，不在明山脉而在辨星野，故虽大致尚是，而究不免牵强附会，举隅忘全之病”；对于《龙经》之所云，则以为“是说为地理而言地理，视为天文而言地理者尚属较胜”；对于士珍之主张，则以为“脉络井然，实集数代之大成”。然水系之分水，尚未提及，是亦一

大缺点，故对于霞客之所记，则以为“言山纯为山脉而言，不杂星野之见，亦非为风水之谈，视前为大进步矣”。

（二）对于中国河流之贡献 《江源考》云：“导河自积石，而河源不始于积石；导江自岷山，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。岷流入江，而未始为江源，正如渭流入河，而未始为河源也。”又云：“按期发源，河自昆仑之北，江亦自昆仑之南……发于北者曰星宿海，北流经积石，始东折入宁夏，为河套。又南曲为龙门大河，而与渭合。发于南者，曰犁牛石，南流经石门关，始东折而入丽江，为金沙江。又北曲为叙州大江，与岷山之江合。”此其对于中国河流之贡献一也。

《盘江考》云：“今以余所身历综校之，南盘自沾益州炎方驿南下，经交水曲靖，南过桥头，由越州陆凉路南，南抵阿迷州境北，合曲江泸江，始东转。渐北，合弥勒巴甸江，是为额罗江。又东北，经大柏坞、小柏坞。又北，经广西府东八十里永安渡。又东北，过师宗州东七十里黑如渡。又东北，过罗平州东南巴旦寨，合江底水，经巴泽巴吉，合黄草坝水，东南抵霸楼，合者坪水，始下旧安隆，出白隘为右江。北盘自杨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园；东北经热水塘，合马龙州中和山水。抵寻甸城东，北去彝地，为车洪江，下可渡桥。转东南，经普安州北境，合三板桥诸水，南下安南卫东铁桥；又东南合平州诸水，入泗城州东北境。又东注那地州永顺司，经罗木渡，出迁江来宾，为都泥江，东入武宣